

由周恩來、譚平山、葉挺、賀龍等組織的南昌暴動徹底打破了國共在武漢勉強維持著的表面平衡，汪精衛的和平分共頃刻變成武力「清黨」，留在武漢轉入地下的共產黨人時刻都要提防殺身之禍。

然而，起義部隊只在南昌停留了兩天，八月三日便開始撤出南昌，向東而去。

盛夏武漢，最低氣溫也有攝氏三十度。在漢口一幢西式公寓二樓一間悶熱的房子裡，已成為中共中央實際領導人的瞿秋白正揮汗如雨，緊張翻譯著一個重要的決議案。他是一個人從廬山回到武漢的，臨時中央的周恩來、張國燾、李立三、張太雷等都在暴動部隊裡。原定七月二十八日召開的中央緊急會議，推遲到八月七日，而今天已是八月六日了，他必須盡快把老毛子羅明納茲用俄文起草的會議決議案翻譯出來。

長期患肺炎病的他，喝了一口放了糖的紅茶，又緊張地伏案寫作。他愛人楊之華的妹妹楊之英和他們住在一起，她拿把扇子不時進來看看姐夫。瞿秋白笑著對小姨子說：「我是屬狗

的，但幹的卻是牛的工作。」

對於幾天前在南昌的暴動，瞿秋白很清楚是怎麼回事，因此，部隊快速撤出南昌，他心裡多少有數，只是軍中的領導不可能趕回武漢開會了。

自從七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改組成立臨時中央後，受共產國際控制的中共中央急速地從右向左轉變。指導思想從輔助國民黨轉向打倒國民黨，一致認為挽救時局的辦法只有一個：抓槍桿子，暴動，再暴動！於是決定在北伐軍第二方面軍張發奎的部隊中尋找機會。這支部隊不僅還存在共產黨組織，同時因為被唐生智脅迫，正處游離狀態。

南昌暴動從準備到行動只有短短十幾天，周恩來接到指示後，七月二十六日才離開武漢趕去南昌，選擇南昌也是不得已而為之。在軍事上，暴動雖集合了兩萬多人，但大半是無政治認識的部隊，而且誰也不能真正指揮誰。因為周恩來與這支隊伍中不少軍官是朋友，友誼加上協商使暴動獲得短暫成功，但因周邊有十萬之餘的敵人，他們不得不快速撤出南昌。但這次暴動實現了瞿秋白在〈中國革命之武裝鬥爭問題〉一文中的一個願望：建立一支「革命的正規軍隊」。

依靠著共產國際的欣賞而成為中共領袖的瞿秋白邊翻譯文稿，邊思索。文稿內容是全新的思想、路線，與此前共產國際要求中共執行的路線完全不同。它除了健全組織結構外，更重要的是要使革命的火焰在全國各地繼續燃燒，這與毛澤東的意見不謀而合。

這份中央緊急會議要用的俄文文稿，由頂替羅易來中國工作的羅明納茲親自起草。瞿秋白不得不佩服，這個才來中國不久的俄國人對中共的了解那麼全面，難怪他被人稱為「神童」。

俄文翻譯對瞿秋白來說是手到擒來的事，他的翻譯流暢，讓人不會覺得是翻譯，而以為原本就是以漢語寫作的。是他第一個將〈國際歌〉正式譯成漢語。他在二十歲時就以《晨報》記者的身分訪問過蘇聯，不但是第一個訪蘇的中國記者，而且在克里姆林宮還受到列寧接見。正是與共產國際的關係始終保持良好，鮑羅廷在離開中國的最後時刻，把並不在七月十二日改組名單中的瞿秋白提升到中共中央的核心位置。

八月六日晚，中央政治局委員李維漢（又名羅邁）住在瞿秋白家裡，從湖南來的他也是這次緊急會議的召集人之一。此刻的李維漢擁有眾多湖南籍幹部，他知道瞿秋白正在翻譯這個文件的重要性，便不時進來看看。當他看到文件中有「中央特派員下令，撤退圍攻長沙的十萬農軍時」，對瞿秋白說：「這不是事實，根本就沒有這回事。」

瞿秋白知道他指的是「馬日事變」後，湖南省委柳直荀等人號召十萬農軍圍攻長沙的事。這件事的確是個謎，但文件是羅明納茲起草的，他無奈地對李維漢說：「羅邁兄，這是國際代表起草的，我們不能改正。」

李維漢沒再往下說。看完全部譯稿後，他說：「毛子是想通過一次中共最高會議來改換路線。」

瞿秋白點點頭：「這便算是我們中共自己的覺悟吧。會議安排都妥當了？」

李維漢說：「應該沒問題。在鄂的中央委員、候補委員都通知到了，還有湖北省、湖南省

的代表。但北方和上海、廣東的代表來不及召集，江西的代表已經通知，可他們來不了。」

瞿秋白再問：「安全沒問題吧？汪兆銘可殺紅了眼呀。」

李維漢說：「保密工作很嚴，場地四通八達，屋頂露台與鄰屋露台都相通，方便疏散。」

瞿秋白若有所思地說：「這次緊急會議如果能順利，對今後中共的所為恐怕會起轉折性的作用啊，再早一點召開就好了。」

幾天前就接到會議通知的毛澤東，八月七日一早就過江參加會議。只穿一件汗衫的他，小心地注意四周狀況，快速走向開會地點：三教街一棟房子的二樓。

在漢口洞庭街黎黃陂路口，有一條向西南方向分岔的街道叫三教街，有儒教、道教、佛教三教合一的意思。沿街是一排街面樓房，三層樓房清水外牆、紅瓦屋頂，在側面都有露天台階通向二層。這些略似西班牙風格的建築群，是檔次較高的住宅區。由於三教街介於英租界與法租界之間，有不少外國人在此居住，街面的店鋪也多賣高檔洋貨，是非常熱鬧的知名洋街。這裡有英商惠羅百貨公司、白俄的美誼其西餐廳、萬里歐美呢絨店、邦可餐廳等。

毛澤東走過街角的巴公房子不遠，便看見了此行目的地，他警惕地從側面樓梯走上二樓。

二樓有三個大房間，分別是前樓、後樓以及中間的大走廊。當他走進後樓時，看到了幾位熟悉的人：瞿秋白、李維漢、彭公達、羅亦農、蔡和森等。在靠窗桌子的左邊坐著一個身材高大、皮膚雪白、滿臉嚴肅的俄國人，毛澤東猜想，這大概就是新的國際代表吧。在桌子的左邊坐著消

瘦的瞿秋白。

房間靠隔牆一邊擺有一張雙人床，床上已盤腿坐著幾個人。在床和桌子之間擺著一些凳子，也都已坐了人，毛澤東便在床沿上擠著坐下。

幾乎一夜未眠的瞿秋白見人已到齊了，便宣布開會。先是介紹到會的人，他說：「今天參加會議的共二十一人，有中央委員十人，候補委員三人，監察委員兩人，共青團代表三人，地方代表兩人。與五大選出的委員比未過半數，所以這次會議只能稱作中央緊急會議。」當他介紹羅明納茲時，這位嚴肅的俄國人自己介紹說：「我叫尼古拉。」

毛澤東已聽說這個毛子到漢口後，態度異常嚴厲，主張立即懲罰陳獨秀、譚平山、李維漢，認為是他們葬送了中共的大好局面。此時的毛澤東並不知道新的路線是什麼樣的路線，他很納悶的是，如此重要的會議，為何不見老頭子陳獨秀呢？

瞿秋白用他那帶有常州口音的語言，開始宣讀頭天晚上才翻完的《告全黨黨員書》。他像教師在講課，但說話聲音很小，毛澤東需要注意力很集中，才能聽清他在講什麼。

兩萬多字的《告全黨黨員書》分序言、國民革命與階級鬥爭、中國共產黨與工人運動、中國共產黨與土地革命、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共產黨員之參加國民政府、武裝問題與軍隊之關係、黨的問題與對國際問題、結論，共九小部分。瞿秋白念了很久。

這是毛澤東第一次聽到與五大精神完全不同的聲音。這個文件通篇都在批評，幾乎否定了

北伐以來共產黨做的所有工作。

報告說：「我們黨的指導機關卻有機會主義的錯誤，經常動搖和猶豫，在緊要關頭總是沒有堅決行動的決心……」

中央的這種方針，完全與共產國際的指示及決議不符，完全與黨員群眾工人階級及革命的農民之鬥爭不符……

潮流似的工人階級向著真正工農民權獨裁進行，中央卻盡力阻止工人運動走上這條革命的道路……

湖南農民暴動不但驚嚇了資產階級的地主軍閥，甚至於驚嚇了共產黨的指揮者……

中央在農民暴動的關頭，表現這樣沒有鬥爭的決心，簡直等於出賣革命。這是無論如何不能辯護的，的確是我們黨歷史的一個污點。」

聽到這兒，毛澤東由吃驚轉變為釋然。吃驚的是，會議不是由總書記陳獨秀主持，並沒有離開武漢的他甚至沒參加這次重要的會議。而報告通篇都是在不點名地批評他，其中大量地引用了列寧的論斷和共產國際的思想，卻沒有出現史達林的名字一次。毛澤東暗忖，史達林同志高明啊。

毛澤東釋然的是，他清楚地聽到了對中共處理湖南問題的批評，這正說明他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的正確性。當聽瞿秋白念到「譚平山同志上任第一件事實，就要打算『鎮壓』湖南農民運動，中央對此是贊成的」時，毛澤東的心跳了一下。向全國農協發出的那些訓令，自己

是有份的，但他是迫於中央壓力的，他的本意是要把暴動進行到底。

瞿秋白繼續念到：「中國共產黨對於武漢政府軍隊及武裝工農的問題之觀點，也是完全錯誤的。」「始終沒有認真想到武裝工農的問題，沒有想著武裝工農的必要，沒有想著造成真正革命的工農軍隊。」

毛澤東有點興奮了，這些話簡直與自己的觀點一模一樣啊，它就是自己想說的話。建立武裝的工農軍隊恐怕是共產黨要立足的唯一手段，可老頭子不聽啊！現在南昌暴動的部隊正向東走，他們應該是向西走啊。如果部隊進入湖南，或許能將正在熄滅的湖南農運之火再次點燃。

這時，從瞿秋白嘴裡念出了造成這些錯誤的根本原因：「這個空前妥協的機會主義路線，是繫於一個總的理論……就是所謂現時必須退讓的理論……」

毛澤東的思緒閃回到此前發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並開始反思，如果去年的「三二〇」中山艦事件共產黨不退讓，蔣介石還會有今天嗎？如果上海的「四一二」事變共產黨不退讓，南京政府能成立嗎？如果「馬日事變」共產黨不退讓，汪精衛還能如現在這般囂張嗎？顯然，這些問號都可能變成「不能」。只是他疑惑，所有的退讓都是因為鮑羅廷、羅易等人的強硬要求嘛。五大時的黨內派系鬥爭讓他煩惱，那些鬥爭哪一條不是清晰地與莫斯科聯繫在一起？現在怎麼全部成了陳獨秀一個人的錯？

瞿秋白開始念「結論」部分，毛澤東趕緊收回思緒認真地聽。

「共產國際嚴厲批評我們的中央客觀上出賣革命的機會主義政策。我們承認這一批評完全

是應該的，並且承認共產主義國際執行委員會對於中國問題的政策是對的。」

「必須與工會農會建立密切關係，指導他們，使黨的中心工作轉移到這方面去。」

「我們要整頓自己的隊伍，糾正過去嚴重的錯誤，而找著新的道路……」

毛澤東完全同意報告對今後工作的指導性意見，但他沒有明白「新的道路」是條什麼樣的道路。他想，既然是尋找，那就是允許試驗。不管怎麼說，這樣的報告對扭轉已在黨內瀰漫的悲觀主義情緒是大有好處的。

念完了《告全黨黨員書》後，瞿秋白請到會的人員發表意見，時任湖北省委書記的羅亦農首先發言。他用有力的聲音說：「國民黨已經腐爛了，不堪一擊。」

羅明納茲聽不懂漢語，戲劇性的一幕出現了——羅亦農把自己的發言用俄語翻譯給他聽，誰知手握共產國際尚方寶劍的羅明納茲並沒有給羅亦農面子，立刻斥責說：「你這是輕視敵人。」

瞿秋白發表了自己的意見：「現在事實已經證明，國民黨已與我們分裂了……農民要求暴動，各地還有許多的武裝。有這極好的機會，這極多的力量，我們必須要燃著這爆發的火線，造成土地革命……老實不客氣的，我們要包辦國民革命。」

毛澤東靜靜地聽著發言，現在他知道了，此刻中共中央管事的是瞿秋白、李維漢、羅亦農了。五、六個人講話過後，羅亦農中斷發言說：「會議時間太長了，應該快點散會。」

瞿秋白徵求羅明納茲的意見後，請大家舉手通過《告全黨黨員書》，然後宣布散會。原定

的其他幾項議事日程，如政治局及其常委的選舉，討論通過《最近職工運動決議案》、《最近農民鬥爭決議案》、《黨的組織問題決議案》都沒有進行，會議僅歷時半天就結束了。

走在三教街上的毛澤東還沒完全接緩過神來，對中央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他很欣喜。此前的中央太軟弱，該是以牙還牙的時候了。讓他高興的是蔡和森作為五大選出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鄭重提議他參加政治局，這對他回湖南工作會方便許多。但此刻的毛澤東心中還是有一些不解，陳獨秀到底怎麼了？難道就這麼不明不白嗎？

毛澤東並不很清楚，在每個關鍵時刻，如中山艦事件、四一二政變、馬日事變後，陳獨秀其實都提出過要退出國民黨，建立自己的軍事力量，而每次都遭到共產國際嚴厲批評。他甚至對身邊的人發脾氣，表示對共產國際不滿：「擺什麼資格，不要國際幫助，我們也可以獨立幹革命。」他還強調：「革命不能在武漢等死。」然而，中共中央不過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下級服從上級是原則。此刻中共中央的真實狀況是一直被盧布控制著，每月需向莫斯科討要包括印刷《嚮導》在內的四位數活動經費，而莫斯科資助汪精衛的資金卻達八位數。陳獨秀——這位遵守紀律的革命家、高級知識分子，只能說說、發發牢騷而已。現在，他連發牢騷的機會也沒有了。

走出三教街的毛澤東，當然也不知道史達林同志在「七一四」前的一次談話中依舊說：「現在共產黨退出國民黨，就是退出戰場。」而在五月二十四日的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八次會議上，史達林還說：「為了保證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在國民黨內和國民黨黨外的領導作用，就必須支持武

漢國民黨，共產黨人必須參加武漢國民黨及其革命政府。」

當然，當時的中共中央可能沒有誰知道，兩年前，蘇共中央成立了一個直屬政治局的「中國委員會」。它是一個內部機構，可卻決定著遠在萬里之外的中共命運。過了幾十年後，有中國學者得到這樣一組數據：從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七年的五年中，蘇聯政治局為討論中國革命問題，共召開了一百二十二次會議，做出了七百三十八個決定，平均兩天半一個，這還不包括共產國際執委會對中國做出的無數決議。

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精英們就這樣被訓導著，而當這些訓導使得大革命失敗時，史達林卻在七月二十八日的《真理報》上說：「中國共產黨並未善用這一時期的一切可能」。

毛澤東此刻也沒想到，他與陳獨秀這個轉變他一生的領袖再也沒見過面。兩年後，這位連續擔任了五屆中共總書記的安徽人，被他自己創建的中國共產黨開除了黨籍，此後他一直是共產黨口誅筆伐的罪人。但毛澤東沒有忘記他，二十六年後（一九五三年），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領袖的毛澤東到安慶視察時，突然提到了陳獨秀，並要求當地照顧他唯一倖存的兒子陳松年。從此，陳松年能按月領到三十六元人民幣的生活補助金。又過了六年，在廬山會議上，毛澤東再次提到陳獨秀，說：「他後來去世，那個責任在我，我沒有把他接來。」

八月八日，臨時中央正式向南昌暴動前委發信，要求前委分兵一或二團去湘南占據郴、宜、汝一帶，組織湘南革命政府。信中告知前委：「派澤東克日動身往湘南工作。」

同一天，武漢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正式決議：開除譚平山、林祖涵等人黨籍，並革職緝拿訊辦。還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名義下令：開除毛澤東、夏曦等人的黨籍並褫奪現職。

八月九日，已經跟國民黨沒有任何關係的毛澤東，出席了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第一次會議。這時，他已被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了，而且拿到了名義上已通過的幾個決議案。看到由十六人組成的中央領導機構新名單，他才知道，八月七日上午參加會議的二十一人中，有十一人成為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而他的好朋友蔡和森不在名單之中。

在當天會議上，瞿秋白、蘇兆征、李維漢被選為常委，瞿秋白正式主持中央工作。這是毛澤東願意看到的結果。

毛澤東在這次會議上強調：「大家不要只看到一個廣東，湖南也很重要。湖南的民眾組織比廣東還要廣大，所缺的是武裝。當前處在暴動時期，更需要武裝。」並再次提到他起草的《湖南運動大綱》，說：「要在湖南形成一師的武裝，占據五、六縣，形成一政治基礎，發展全省的土地革命。縱然失敗，也不用去廣東，而應上山。」他的話是針對已在長沙的共產國際巡視員馬耶爾（也有文獻稱其為馬克夫）的。是這位毛子提出：在湖南組織一師，與葉賀部一起打進廣東。羅明納茲要求改組湖南省委，與毛澤東同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的湘潭老鄉彭公達被任命為新的省委書記。而毛澤東受命去湖南傳達八七會議精神，同時組織以他為書記的湘南特別委員會。

對於這樣的安排，毛澤東並不滿意。二十四歲的彭公達一直是協助他工作的，也是經毛澤

東介紹才出任國民黨中央農工部農民運動委員會秘書的，現在卻變成了他的領導。

不過，毛澤東還是很感謝瞿秋白。儘管中央已明確要派他盡快返回湖南，可在政治局會議開會前，瞿秋白還是抓緊時間徵求了他對工作分工的意見，主張他去上海中央機關工作。但此時，在毛澤東的意識中產生了獨立運作農民運動的想法，他不想失去千載難逢回老家組織暴動的機會，便用感謝的腔調說：「謝謝瞿老師的關心，我不願意再去大城市住高樓大廈，我願意到農村去。上山下湖，在山湖之間跟綠林交朋友。」

兩人都沒有意識到，「八七會議」將帶給他們的是什麼？毛澤東會後去領導著名的秋收暴動，實現了偉大轉折，為日後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領袖打下堅實基礎。而瞿秋白則因為這次會議，八年後招致殺身之禍。

一九三四年初，為史達林的「盲動主義」埋單橫遭貶謫、已在地下流浪多年的瞿秋白，獨自被調往江西瑞金蘇維埃共和國擔任教育部長。而毛澤東這時也正在自己創建的根據地內，被王明領導的中央排擠。他見到瞿秋白這個不適合當政黨領袖的人，只能苦笑，只能盡可能給他一點物質上的幫助。

此時的瞿秋白已無力再贍養自己的父親了。幾年前，他還每月寄三十元給父親，兩個弟弟也都靠他維持生活。那時他自己從中共領到的生活費是五十元，其他收入來源是給塔斯社寫稿的稿酬。到了蘇區後，一切都停止了。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以及紅一方面軍決定撤出蘇區開始長征，瞿秋白要求與中央同行被拒。毛澤東找有關人員要求讓瞿同行，但他的話已完全不具影響力，甚至自身難保。告別時，他緊緊握住瞿的手說：「瞿老師，保重！」

四個月後（一九三五年二月），瞿秋白在福建長汀縣被國民黨俘虜。又過了四個月，他在長汀羅漢嶺被國軍三十六師宋希濂部槍決。死刑命令是蔣介石親自下達的，其中一個重要理由是：八七會議後，全國暴動不斷。國民黨認為瞿秋白是動亂的罪魁禍首。

在獄中，瞿秋白用他離開上海時妻子楊之華給他買的黑漆布面本子寫下了著名的《多餘的話》。這些本子原本是與妻約好，分開時不能通信，就把要說的話寫在本子上，重見時交換著看，可他們再也沒有時間見面浪漫一番了。而《多餘的話》一書在他犧牲後多年，還曾掀起一陣是非波瀾。

瞿秋白被槍斃的那天，他抽著菸，自己選擇就義的地方，並提了兩個要求：一、不屈膝而死，坐著；二、不能打頭。這般大義凜然需要有何等的意志才能做到！

關於八七會議，至今仍有許多的謎。比如，參加會議的人數是二十一人還是二十二人？如果是二十二人，那麼多出的那個人就是鄧小平，當時他叫鄧希賢。而毛澤東又曾明確表示，與鄧的第一次見面是在一九三六年初。

開會地點究竟是在三教街四十一號（今鄱陽街一百三十九號），還是三十五號（今鄱陽街

一百二十三號)？李維漢的回憶說是在四十一號，今天的八七會議遺址便是四十一號。而曾反覆在會議地址出沒過的會議參加者鄭超麟，一口咬定是在三十五號。

會期是半天還是一天？如果是半天，等瞿秋白念完兩、三萬字的《告全黨黨員書》，就應該花了三個多小時(他在中共六大上做了七萬字的提告，費了九小時)，則根本沒有時間再通過決議和選舉。

毛澤東在會上是否作長篇發言？今天人們熟知的「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經典論斷，很可能是毛澤東在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第一次會議的發言。

八七會議的記錄是現場記的還是後來補的？鄭超麟說現場根本沒有記錄，但卻有「八七會議記錄」的手稿存在。有文獻指出，手稿是後補的。

但不管怎麼說，這次會議成為毛澤東一生的轉折點，他終於得到一個獨立組織暴動的機會。這個機會對他來說好比龍困淺灘，今歸大海。他屬蛇，小龍也。

毛澤東與彭公達分開回湖南，他是在八月十二日一個人秘密潛回長沙，住進了楊開慧父親留在長沙第一師範學校附近天鵝塘的住所「板倉楊寓」。在這裡，他見到了陳獨秀任命的湖南省委代書記易禮容，傳達了中央已決定改組湖南省委、由彭公達接任的精神。

從易禮容嘴裡，他知道了一件關於陳獨秀的事。八月四日，兩個共產國際的代表從武漢到長沙，找易禮容、夏明翰等去長沙蘇聯領事館開了一晚上會，要湖南省委簽字打倒陳獨秀。蒙在鼓裡的易禮容莫名其妙，不同意簽字，而是向蘇俄代表要求發兩萬枝槍、撥二十萬元給湖南。這

個要求未被答應，會議不歡而散。

易禮容是毛澤東在長沙創建新民學會時的小老弟，他的話不會有錯。這正說明，共產國際要除掉陳獨秀是有備而來的。毛澤東不解，老毛子為何要翻手為雲、覆手為雨？

從易禮容嘴裡聽到的另外消息，讓他頓時沒了主意。易禮容告訴他：如今在湖南根本不能組織起什麼暴動。四分之三的黨員都被殺了，剩下的躲的躲、逃的逃，而且農民也分不清北伐軍與共產黨的關係了，南昌暴動的部隊未見蹤影。

如此這般，原先湘南暴動的想法則變成了水中月。善於知不可為而為之的毛澤東當即決定先不與彭公達等人聯繫，而是下鄉做調查，看看到底有沒有可能搞暴動。有著強大自信的毛澤東堅信會找到暴動的機會，這樣的機會對他來說，太重要。

此刻，半個中國都處在戰爭動亂之中。在安徽、江蘇、河南一線，南北軍隊對抗正酣。津浦線上，蔣介石剛與直魯軍大戰一場，被逼下野。就在毛澤東潛回長沙的那天，蔣宣布辭去北伐軍總司令職務。京漢線上，馮玉祥正積極聯絡閻錫山共同偷襲奉軍。在兩湖，唐生智正布置東征南京。在江西，朱培德和張發奎的部隊在追擊參加南昌暴動的葉賀部隊。被打敗了的五省聯軍首領孫傳芳正想捲土重來，偷襲南京。雲南也在內訌。加上日本人對山東虎視眈眈……

「天下大亂而達天下大治」是一個歷史秘訣，審時度勢的毛澤東單從報紙新聞中便能分析出機遇的大小，他苦於手中無兵。十二日到長沙後，便從報上得知葉賀部隊在江西臨川。如果他們折回往西南走約一千多里，便是預想中的湘南暴動地——郴州啊。

毛澤東決定等幾天，看看部隊到底會往哪裡開進，看看葉賀是否會按武漢臨時中央的決定辦——分出兩個團到湖南。

他悄悄出城，沿著從長沙通往岳陽的古道，一路向北，來到平江、湘陰、長沙其三縣交界的清泰鄉板倉，這裡是他堂客楊開慧的故鄉。今天，在湖南境內的京珠高速出長沙不遠，便有個出口叫「開慧收費站」，此地距長沙一百四十餘里。

在板倉楊家下屋，住著一個月前從武漢返回的楊開慧以及孩子們，這是毛澤東的牽掛。小兒子岸龍四個多月了，真想他們。

楊開慧家是一棟坐西朝東的房子，周圍有茂密的竹林。毛澤東第一次到開慧娘家還是一九二〇年冬。到達板倉時天已暗下，對此地很熟悉的他，悄悄來到楊家。

楊開慧一見到丈夫，立刻撲進他懷裡。兩人從同居、結婚到現在，很少有如此長的分別，這次分別又是在緊急狀態下進行的，彼此都不知是禍是福，也無音訊。

在毛澤東懷裡，楊開慧放心地說：「潤之，你終於平安到家了。」她像是想起什麼，忙吩咐孫嫂做吃的。

毛澤東笑著說：「給我煮碗米麵，多加點辣哦。」

兩人來到床邊，三個孩子都已睡了。看看搖籃裡熟睡的岸龍，毛澤東輕輕說：「你辛苦囉！」

三個孩子，可真不容易。」

楊開慧看看毛澤東，說：「你知道，我除了是為母親而生，還是為你而生的。只要你在我身邊，我便不辛苦。」

毛澤東忙岔開話題，因為兩人曾為一九二一年的那次分別鬧過彘扭。他問：「周文楠還好吧？」

楊開慧告訴他：「潤菊和我們幾個到長沙後，都住在松桂園文楠娘家，文楠姐姐很熱情。住了幾天，我便帶孩子回板倉了。潤菊說要回韶山，估計文楠下個月初生產。」

毛澤東點點頭說：「都平安就好哇。漢口、武昌已是白色恐怖呀，何健的部隊見共產黨就殺，人人提心吊膽。一個禮拜前，中央召開了緊急會議，老頭子（陳獨秀）完全不掌權了，瞿老師是常委主持中央工作。我被選為政治局候補委員，這次回來就是貫徹緊急會議精神的。」

楊開慧欣慰地說：「你又回中央了。」

毛澤東苦笑一下：「是蔡潤寰向毛子推薦的，瞿老師也同意。但不知為什麼，他們沒有讓我當湖南省委書記，可能還是因為怕我是老頭子的人吧。」

楊開慧說：「可你並不同意老頭子的觀點啊。」

毛澤東無奈地搖搖頭：「可在蘇俄代表的眼裡，我總是陳獨秀提拔過的人。」

楊開慧問：「誰是省委書記？」

毛澤東看了她一眼，說：「彭公達。」

楊開慧再問：「是那個廣州農講所做支部書記的彭公達？他不是協助你工作的嗎？」

毛澤東笑笑：「彼一時，此一時。省委原定十五號在長沙開會，我晚兩天再去。」

楊開慧從心底裡不願意讓毛澤東離開她，但還是問：「為什麼要晚兩天？」

毛澤東想了想說：「我們這次回來，主要是傳達中央緊急會議精神和改組省委，而我的主要任務是領導湖南的秋收暴動，原本是想配合南昌暴動後的葉賀部隊在湘南搞割據。昨天和易禮容見面，他告訴我湘南搞暴動不可能，沒有兵啊。而葉賀部隊正在往東走，他們是想去廣東，原先說好從部隊中分出一支來湖南，可沒得音訊。在這種情況下，省委召開會議就意義不大。讓彭公達先做著，我呢，一來等等葉賀部隊的消息，二來看看你和孩子，三來可以在這裡再做一些調查，看看湖南農村的真實情況如何。」

楊開慧笑了：「原來你是一舉三得呀。好，明天我就去給你找人調查。」

孫嫂從廚房端來一大碗熱氣騰騰的米麵，雪白的麵條上是一層紅紅的辣椒。

毛澤東一看，立刻小聲而興奮地說：「過癮！過癮！」然後大口吃了起來。

此後一連三天，毛澤東都在板倉找人調查，重點還是土地問題。他分別與農民、手工業者（篾匠）、鄉村教師談話，得到的結果是：農民要求沒收一切土地。如果搞土地革命，就一定要全盤解決土地問題，不能像半年前那樣看似轟轟烈烈，實際什麼也沒做。

從調查情況看，湖南的局面遠非毛澤東在武漢所想。易禮容的話是對的，三湘大地已經沒有可以參加暴動的武裝力量，而且從這幾天的報上，毛澤東看到參加南昌暴動的第十一軍副軍長

兼第十師師長蔡廷鍇已帶領全師出走，成建制地脫離了暴動隊伍。毛澤東心痛地自言自語道：「五千多正規軍啊！」

葉賀部隊離開臨川一路向南，往宜黃、南豐而去。毛澤東急切地思考，部隊到湖南的可能性幾乎完全消失了，該如何辦？

這個時候，毛澤東知道在江西吉安有座名為金剛山的大山，卻不知道「金剛山」其實叫「井岡山」，而正領導葉賀軍的周恩來、譚平山等人更不知道井岡山。當部隊到達會昌時，往西約六百里的地方就是重巒疊翠的巍巍井岡山。如果周恩來把隊伍帶進羅霄山脈中段的井岡山，中國的歷史恐怕將改寫。然而，周恩來等人想都沒想過要進山，因為那與共產國際的精神不符。

歷史在一九二七年給了周恩來兩次機會：一是他領導的第三次上海工人起義成功地占領上海；二是南昌暴動，兩萬多正規部隊也成功占領了南昌。但遺憾的是，都快速地以失敗告終。

而歷史在一九二七年只給了毛澤東一次機會。他在秋收暴動後失敗的關鍵時刻，帶著六百多名倖存者進入井岡山，開始了他「深入革命」的新嘗試：武裝割據。結果，大獲成功。

毛澤東與楊開慧於八月十七日悄悄返回了長沙，依舊住在天鵝塘「板倉楊寓」。他在十三日離開長沙之前，要羅哲的姨子曹詠娥出面租了長沙北門外喜鵲橋的一套房子——沈家大屋。這裡是市郊，有較強的隱蔽性。

羅哲是株洲人，在北京俄文政法學校讀過書，後到廣州農講所當教員。毛澤東在武漢準備

全國農協時想到他，他便與妻子曹雲芳到了武昌，並一度住在都府堤四十一號。羅哲比毛澤東小九歲，是個靠得住的年輕人。

毛澤東準備將沈家大屋作為他籌備起義的據點，並由羅哲負責暴動所需的武器準備，同時要求弟弟毛澤民在韶山籌集經費。毛澤東沒打算向毛子伸手，願給多少就多少。他的終極目標就是一個：拉起隊伍鬧革命。

這時，湖南新省委已在頭一天成立，他被選為省委委員，而且新任省委書記彭公達對他有抱怨，因為事先約定八月十三日在長沙見面，十五日召集會議。可到了十五日，該開會的人都到了蘇俄駐長沙領事館，獨不見毛澤東，而毛澤東又是中央指派回湖南傳達八七會議精神的特派員。所以彭公達在與蘇俄駐長沙領事、共產國際代表馬耶爾商量後，決定將會議改到第二天。

八月十六日，在彭公達的主持下，湖南省委擴大會如期舉行，馬耶爾參加了會議。彭公達向會議報告了中央決定改組湖南省委的原因——原書記易禮容在土地問題上與中央的政策相衝突。

簡要傳達了八七會議精神後，開始選舉。根據共產國際規定，新省委由九人組成，九人的身分規定是：三人為工農分子，三人為工農領袖，三人為真正能爭鬥的人。並指定彭公達為書記，毛澤東、易禮容、夏明翰、毛福軒等被選為委員。這些人幾乎都跟毛澤東的關係密切，不是部下就是多年的合作者。在這個班子裡，毛澤東實際成了有權威的重要人物。

回到長沙的當天，毛澤東與彭公達、易禮容等聯絡，決定第二天在沈家大屋舉行中共湖南省委會議，傳達討論貫徹八七會議確定的新路線。

第二天的會議，馬耶爾遲到了。胸有成竹的毛澤東沒有等他，而是讓彭公達宣布開會。

對於黨的新路線，毛澤東已有一本帳。八月三日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湘鄂粵贛四省農民秋收暴動大綱》明確指出了暴動的原因和目的。原因是：「這次抗租抗稅的暴動，是土地革命急遽發展之新階段。」目的是：「宣布農會為當地政府」、「除奪取鄉村政權外，於可能的範圍應奪取縣政權」。大綱已引用了他起草的《湘南運動大綱》，如「準備於不久時期內，在湘南計畫一湘南政府」就是他的構想。

中央在討論兩湖暴動計畫時，強調更多的是實行土地革命。指出：「暴動為實行徹底的土地革命，即沒收大中地主的土地，殺盡土豪劣紳及一切反動派、並沒收其財產。」同時規定了暴動主體是「真正農民的群眾力量」。「軍隊與土匪不過是農民革命的一種副力」。對土匪問題，中央也有明確指示：「對於土匪的政策，應該以我們的口號去宣傳他們、組織他們於農民協會之下，或革命委員會之下，使他們在暴動時成為一部分重要的輔佐力量，在暴動成功之後予以改編。」毛澤東將有關「土匪問題」的指示牢記在心，一個多月後，這條指示成為他進入井岡山的重要理由。

中央確定關於暴動的統一口號主要有：「暴動殺盡豪紳反動的大地主！」「暴動為死難的民眾復仇！」「暴動抗租抗稅抗糧抗捐！」「暴動實行一切政權歸農民協會」……但後來，有的地方把這些口號演變成了：「殺！殺！殺！燒！燒！燒！燒！燒！」

對於暴動的口號，毛澤東也覺得是可行的。在他這個階段的思想中已沒有了中間層次，極端或許真是挽救目前劣勢的唯一辦法，而統一的口號往往能言簡意賅地表達發動者的觀點，這對於廣大處於文盲狀態下的中國農民行之有效。農民不需要大道理，他們需要的是能一語中的之簡單訴求，例如「打土豪、分田地」，但這其中又隱含著政治經濟學。

在毛澤東看來，中央指示的大方向沒錯，可制定方案的人從沒在真正的農村待過，細節上還有不少問題。就湖南而言，大地主少、小地主多，若只沒收大地主的土地，則根本不可能在農村中鋪開土地革命，因為不能滿足農民對土地的需求。另外，中央口口聲聲講依靠農民的群眾力量搞暴動，這在半年前或許行得通，經過「馬日事變」已不可能了，現在找不到有武裝的農民了。那些所謂的蘇俄專家坐在五千里之外的房子裡胡亂一想，竟認為兩湖的農民運動還處在高潮之中，簡直胡扯。沒有軍隊的協助，想組織暴動幾乎沒有可能。還有，奪取鄉村政權與土地革命的問題孰重孰輕？

所以，會議在傳達了八七會議的幾個決議案後，毛澤東請大家討論有關土地革命的問題以及秋收暴動法如何搞，他想從大家的討論中得到可行的意見。雖然他已胸有成竹，雖然他知道在座各位委員都在等他一錘定音，雖然他僅僅是省委委員，但以他的權威，應該能左右會議。但他覺得借用別人與他一致的意見來做出決定，效果會更好。於是他認真地聽著委員們的發言，不時點頭表示同意。

大家的意見與毛澤東的想法不謀而合，主要是：湘南暴動時機已過。唐生智的主力正在從湘

中調往湘南，現時不可能在那裡發動農民；中央強調全省暴動，而長沙才是全省的中心，應該趁長沙空虛，在以長沙為中心的湘中舉行暴動；南昌暴動的軍隊去向不明，沒有軍隊搞不了暴動；既然暴動是場土地革命，但按中央現行的策略，即使暴動成功了，也不可能完成土地革命，因為大地主太少，沒收他們的土地不夠分。

彭公達這位剛上任的年輕省委書記面對這麼多意見，頓時沒了主意，可他從心底不想做違背中央的決定。他看了毛澤東一眼說：「《湘南暴動大綱》是澤東兄在武漢親自制定的，中央臨時政治局討論一致通過。各位，這是中央的決議，我們要做的不是反對它，而是討論該如何貫徹執行。」

他話音剛落，就有人頂了一句：「中央也要看我們湖南的實際情況嘛。」彭公達剛要指責，毛澤東抓住時機開口了。他吸了一口菸說道：「我很同意諸位的分析。湖南的實際情況發生了很大變化，遠非我在武漢時所想。」他首先對自己寫的《湘南暴動大綱》進行了新的解釋，這樣既堵住了彭公達的嘴，又與大家站在了一邊。

他接著說：「把秋暴的發動點放在湘南已沒有可能，實際情況也不允許我們這樣做。我們要根據形勢的變化，尋找敵人的薄弱處、要害處。現在湖南的要害處、薄弱處在哪裡？就是諸位講的以長沙為中心的湘中，這對於奪取全省暴動勝利至關重要，我贊成把發動點放在湘中。」

彭公達忙問：「那湘南暴動計畫呢？」

毛澤東看了看這位比他小十歲的省委書記，笑笑說：「那就只好割愛囉。」毛澤東繼續對

大家說：「要發動暴動，單靠農民的力量是不行的。我們黨從前的錯誤就是忽視了軍事，現在應用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軍事運動。湘中暴動至少要有一兩團兵力，否則終歸失敗。再有，國民黨這塊招牌不能打了，他們已經變成了軍閥黨，在群眾中比狗屎還要臭。此次暴動，我建議打出我們共產黨的旗號。」

毛澤東的發言立刻得到易禮容、夏明翰等人熱烈的支持。彭公達左右為難了，中央明明是要在湘南暴動以帶動全省，現在變得要在省城幹了；中央講要打國民黨左派的旗號，現在卻要打共產黨旗號。這怎麼辦？毛澤東不去湘南，他無一點辦法，正在琢磨時，馬耶爾趕到了。

誰知馬耶爾在聽了會議意見後，鼓動說：「奪取長沙，中央也有這個意思。共產國際主張在中國立刻實行工農兵蘇維埃，如果這次能奪取長沙，就是十月革命在中國的重演。」

馬耶爾的話，讓原本左右為難的彭公達變得更加為難。他不能同意湖南的決定與中央的決議不一致，於是求大家：「不行啊，我們不能改變中央的決議。」毛澤東再次猛吸一口菸後說：「那就舉手吧。」這是殺手鐮。他知道，只要一舉手，贊成他意見的人肯定是多數。

彭公達絕望了，表示：「好吧，少數服從多數。」

毛澤東沒有就此停下，接著說：「暴動區域必須縮小。如果籠統在全省鋪開，就可能無法集中優勢，那就恐怕連湘中暴動的計畫也不能實現。」

會議最後形成了毛澤東想要的決定：

一、暴動區域：製造湘中四周各縣的暴動，湘潭、寧鄉、醴陵、瀏陽、平江、安源、岳州

等七縣同時暴動，奪取長沙；

二、暴動力量：以工農為主，調陳烈、李隆光兩團作為長沙暴動的火種；

三、暴動旗號：以共產黨的名義號召暴動，放棄國民黨的招牌；

四、暴動目的：建立革命委員會。

彭公達勉強接受這些決定後，又不想讓中央生氣。十九日他在以「向彩霞」的代號給中央的彙報中，加了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解釋湘中暴動並不是放棄湘南，而是怕力量分散了，恐連湘中暴動計畫也不能實現。但已令有組織的各縣落實湘南暴動的原有計畫，長沙暴動一開始，各縣隨之同時發動。

這個解釋明顯表示出了無奈，所以彭公達說了第二個內容。他在有關暴動區域後面加上了附注：「縮小範圍的暴動計畫，澤東持之最堅，禮容、明翰等均贊同其說。其時僅公達一人主張湘南全省暴動，並要澤東即去湘南。當時因想在長沙即刻舉行一個暴動，於是沒有堅持下去。」

十九日，毛澤東在沈家大屋接待從韶山來的五位農民，又詳細計算了該如何劃分土地，才能滿足農民的需求。經過反覆核算，他們擬出了一個《土地綱領》草案數條，主要內容是：沒收一切土地，包括小地主、自耕農的土地，重新分配；如一地區人口多於土地，則將多出的人口移於人口少於土地的地區；土地沒收後，對地主家屬的安置要有一個能安定民心的辦法。

毛澤東立刻把這個草案拿到正在開會的會場討論，但這個草案太複雜，沒有被通過，而是

被要求徵詢更多的意見，再由中央決定。

但毛澤東的心中比誰都清楚，此刻所有的討論都是空中樓閣，因為沒有誰知道該如何啟動秋暴。人在哪裡？槍在哪裡？經費在哪裡？一切實的東西都還沒有顯現。

背水一戰的毛澤東，已並不太在乎武漢臨時中央的意見了。他不想再走回頭路，只想按照中央制定的大方向，走自己的路，並認為這才應該是現時正確的選擇。

毛澤東召來毛澤民，要他從家裡的田產中籌集一些經費，以備急需之用，毛澤民表示沒問題。有文獻指出：毛澤民從韶山挑了一擔銀元給哥哥搞秋暴。

毛澤東並不知彭公達給中央的報告中有附注，但他在兩天會上表示出來的觀點和態度，讓毛澤東隱約感覺到可能會有問題。湖南省委畢竟改變了中央的決議，自己也從湘南前委員書記變成了湘中前委員書記，這還是有必要跟瞿老師他們做個解釋。於是，他獨自以中共湖南省委名義，又給中共中央寫信：

「某同志（馬耶爾）來湘道及國際新訓令，主張在中國立即實行工農兵蘇維埃，聞之距躍三百。中國客觀上早已到了一九二七年，但此前總以為這是在一九〇五年，這是以前極大的錯誤。工農兵蘇維埃完全與客觀環境搭配，我們此刻應有決心立即在粵湘鄂贛四省建立工農兵政權。」

他首先表明自己的態度，必須讓中央知道毛澤東是擁護中央的。接著解釋為什麼要提出打紅旗的問題：

「因為國際這個新訓令，影響到我對國民黨的意見，即在工農兵蘇維埃時候，我們不應再

打國民黨的旗子了。我們應高高打出共產黨的旗子，以與蔣、馮、閻等軍閥所打的國民黨旗子相對……」

然後他講了對土地問題的看法：

「我這回從長沙清泰鄉（親到）、湘潭韶山（有農民五人來省）兩處鄉村的農民調查中，知道對於湖南的農民，土地問題一定要全盤解決……」

他總結了四條原則，即湖南省委討論的那四條，期待中央能批准。

此時，在武漢的臨時中共中央正著急要撤回上海，他們盼望著來自湖南的報告。按照中央部署，羅亦農領導的湖北省委已積極行動，共分鄂南、鄂北、鄂東、鄂中等六個區組織暴動。鄂南是暴動中心，符向一受省委委託去指導鄂南區工作，董必武的學生吳德峰剛從武漢市公安局長位置上撤出，便被任命為鄂南區特委書記。才做了一天新郎官的他，臨危受命。

中共江西省委起草了《江西省秋暴煽動大綱》，擬組織六個特別委員會（後定贛北、贛西、贛南三個特委），提出：「茲擬定贛北以修水為起點，影響鄰近各縣與各縣的聯絡，贛西以永新為起點……在農軍勢力統治的縣份，如修水、銅鼓等，應即馬上實行捕殺豪紳及反動派，沒收大地主土地，建立農民政權……與湘鄂鄰近各縣暴動勢力聯合……」

沒見到湖南消息的中央，於二十二日給湖南省委寫信提出具體要求：全省暴動應於月底開始；平、瀏、岳一帶設立特委於平江，直接與鄂南聯絡，一致動作；盡可能利用反唐軍事勢力以

打擊唐；三日內送有關暴動的報告到中央。

結果第二天（二十三日），中央便同時收到了湖南省委常委何資深送來的湖南省秋暴計畫和毛澤東的信。中央常委立刻開會，何資深做了口頭報告。經研究，中央當天就給湖南省委和毛澤東復函，這個復函沒有批准湖南省委秋收暴動計畫，而是對計畫以及毛澤東的信進行了批評。

「你們在此計畫中都有兩個錯：

（一）從你們的書面報告及口頭報告，可見對於長沙附近各重要縣份農民暴動的準備非常薄弱，而要靠外面軍事力量奪取長沙。這樣偏重於軍力，好像不相信群眾的革命力量，其結果亦只是一種軍事冒險。

（二）專注於長沙工作，忽略了各地秋暴工作（如放棄湘南計畫，並沒有積極而有組織地去準備長、潭、瀏、醴、鄉、寧等處暴動）。事實上兩團已經不能為我們用……」

在第二條中提到的「兩團已經不能為我們用」，指的是北伐軍第六軍第十七師的兩個團。二團團長李隆光是李立三的族弟，他與一團團長陳烈是黃埔一期同學。

三個月前，長沙發生馬日事變時，兩人正好與師長李明灝一起在長沙招兵，奉命將幾十名共產黨員帶到師部避難，並佯裝是十七師招的新兵而躲過了屠殺，可這兩個團已隨第六軍開跋東征了。奇怪的是，遠在武漢的中央都知道他們不在長沙了，為什麼近在咫尺的湖南省委和毛澤東均不知道呢？

中央的復函非常詳細地布置了湖南秋暴工作，如發動點問題，雖然也同意了長沙為一個發

動點，但同時要求「湘南為一發動點」、「寶慶一帶如有可能，亦可做一暴動點」。並給長沙發動點附加了條件：「長沙之發動，須先從長、平、瀏一帶及潭、醴、衡一帶有充分的準備（民眾的和軍事的），同時在長沙城應有充分的政治宣傳與群眾組織的準備……」此後方能發動。

復函中指示：「湘中發動，集中軍力，撲城取長沙；湘南發動與湘中聯合來攻唐許，並奪取唐許的武裝，然後向長沙發展，會合湘中湘南的力量，取得政權……整個湖南的暴動要能與湖北互相呼應，尤其是湘北、鄂南應發生直接的聯絡……『革命委員會湖南分會』的名義現在就可以用起來，以此名為中心去號召民眾。」

復函列出了八條應注意的事項，如暴動口號、破壞交通、辦張小報等等。其中第八條明確指示：「湘南方面仍須立即派得力同志前去。」

復函專門針對毛澤東的信進行了指示，不同意毛澤東信中提到的蘇維埃政權問題和打共產黨旗號的問題。

「此時我們仍然要以國民黨名義來贊助工農的民主政權……你們以為目前中國革命已進入到第三階段，可以拋去國民黨的旗號、實現蘇維埃的政權，以為中國客觀上早已到了一九一七年了，這是不對的。」

「土地問題這時主要口號是『沒收大地主土地』。對小地主則提出減租的口號……」

臨時中央二十二日與二十三日指示的前提便是「擴大革命」，毛澤東是同意擴大革命的，

但他更看重實事求是。目前湖南的情況是：原來講好派兩個團到湖南的葉賀部隊不知去向，想從第六軍中弄出兩個團，又被中央說成是唯軍事論，事實是這兩個團也不存在。現在時間已十分緊迫，省委卻和中央扯起皮來了。

毛澤東非常困惑地在等待，箭已在弦上啊！他很擔心這次暴動會夭折，可又沒有更好的辦法。他手中空空，職務不過是從湘南前委書記變為了湘中前委書記，這個職位甚至在易禮容的湖南省委行動委員會書記之下，更在彭公達的省委書記之下。

當然，這時連臨時中央也不知道，他們自己會在秋暴失敗後的九月十九日通過了一個名為《關於「左派國民黨」及蘇維埃口號問題決議案》。這個決議案大部分是為毛澤東在八月二十日給中央的信平反，指出：「八月決議案中關於左派國民黨運動與在其旗幟下執行暴動的一條必須取消。」「以後關於組織群眾的革命鬥爭，當然無論如何說不上再在國民黨的旗幟下進行。」

臨時中央做出「打共產黨旗幟」的決議原因是：「所有共產黨員的努力，打算創造秘密的革命國民黨的組織，或稍微團結左派分子，一直到現在尚無成績可言……」

在這個決議案中，還部分贊成了毛澤東關於建立蘇維埃的立場：「現在的任務不僅宣傳蘇維埃的思想，並且在革命鬥爭新的高潮中應成立蘇維埃。」但「在小縣城要堅決地拒絕組織蘇維埃，這是為著不要失掉蘇維埃政權的真意……在農村中最近一期間，『一切政權屬於農民協會』仍完全有效」。

遺憾的是，這個決議下達時，毛澤東與秋暴隊伍已經失蹤了，與中央沒有半點聯繫。他卻

因失蹤而得到自我發揮的機會，完全按照自己的思路，打著共產黨旗號，不管三七二十一在小縣城裡成立了蘇維埃。毛澤東堅持說，革命就是要實事求是。

焦急萬分的毛澤東在八月三十日之前，一丁點兒也不知道，有三支武裝隊伍早已準備完畢，正在等待他去帶領。

此刻，這三支隊伍都蟄伏在江西境內，一支在修水，一支在銅鼓，一支在萍鄉。加起來有五千多人，兩千多枝槍，關鍵是他們之中有一批黃埔畢業的軍人。他們的組成都與南昌暴動有密切關係，而在江西省委的秋暴大綱中，修水、銅鼓就是起點。

毛澤東不知道，湖南的秋收暴動將會順勢變成「湘贛邊秋收暴動」，他也從湘中前委書記變成了湘贛邊前委書記。

但中央最高領導人瞿秋白，一直把這次秋暴稱為「湘東農民暴動」。

修水：位於江西西北部修河上游，是贛、湘、鄂三省的交界處，同時與銅鼓、平江、通城、崇陽等九縣交界。

駐紮在此地的隊伍是張發奎的第二方面軍，且指揮部警衛團。這支部隊被共產黨所掌握，連排級軍官中三分之一是共產黨員，他們此刻對外的名稱是：江西省防軍第一師，隸屬朱培德管轄。

八月一日，警衛團上校團長盧德銘收到來自九江的命令，立即開跋前往九江集結，簽發命

令的是第二方面軍副總指揮黃琪翔。與此同時，另一封來自南昌的電報也到了，是盧德銘的黃埔二期同學周逸群發來的，告之南昌暴動的消息。

二方面軍東征是人盡皆知的，可怎麼在南昌暴動了呢？盧德銘是葉挺獨立團出身，有著高度的政治敏感，他立刻找政治指導員辛煥文、參謀長韓浚、三營長余灑度等商量。幾個人之中，年齡最大的是韓浚，三十六歲，其他人在二十歲至二十六歲不等。商量的結果是，不理黃琪翔的命令，率隊去南昌。

說走就走。當晚，警衛團用九江的命令申請到了輪船，還避開忠於張發奎的第四營，以演習為名出發了，同時帶走了一個新兵營。

盧德銘擔任過團參謀長，有軍隊的管理經驗。部隊集結後，他立刻將部隊編為三個營，余灑度為一營長，鍾文璋為二營營長，新兵營由他們原負責人陳浩任營長，編為三營。

當船到湖北新陽時，盧德銘為避人耳目，命令部隊下船，步行進入江西，一路南進。

六天後，他們在江西武寧遇到了一支五百多人、號稱「平江工農義勇軍」的隊伍。這支隊伍的負責人是一九二二年就加入共產黨的余賈民，他告訴盧德銘：「我們也是去南昌參加暴動的，但暴動部隊已經南下廣東，沒趕上。」

盧德銘命部隊快速追趕南下的葉賀部隊。可當他們走到南昌附近的奉新縣時，收到參加南昌暴動的前湖南省委書記夏曦的信，信中要求盧德銘、辛煥文、韓浚三人離隊單獨追趕南下的暴

動部隊。

這封不合常理的信讓盧德銘等糊塗了，心中升起了無數個為什麼。商量後，決定先折回武漢，盧德銘等離隊去中央請示。同時決定由余灑度任代理團長，隊伍轉道西北方向，到三不管的修水待命。

與盧德銘同為黃埔二期的余灑度是湖南平江人。當他帶著隊伍於八月十二日到達修水縣城焦桐樹嶺時，又過上了余賁民的平江工農義勇軍。而余賁民恰巧也是平江人，同姓同鄉的關係，兩人交起心來，決定兵合一處，在修水等候中央消息。

當時盤踞在修水的是支雜牌軍——原王天培的下屬邱國軒部。此人是北伐軍軍官，因部隊欠餉，帶著一千多號人脫離隊伍，到三省交界的修水占地為王。

邱國軒顯然不是源出北伐鐵軍的警衛團的對手，很快被擊敗。修水被余灑度占領，並殺人立威，公審槍斃了想逃跑的一名叫史保亨的連長。

余灑度是黃埔同學會的活躍分子，當他在修水立住腳後，立刻四處聯絡周邊的武裝，以及黃埔同學。在餘下的一個月時間裡，他做了兩件大事：將團編成師、設計了中共歷史上第一面軍旗。

但也有文獻稱，警衛團實際士兵開小差的情形嚴重，幾乎不成建制。

銅鼓：也位於江西西北部。因為縣城東邊有一巨石，色如銅形似鼓，故名銅鼓。這裡百分

之八十五的面積都是山林，山高林密，駐紮在這裡的是湖南瀏陽工農義勇隊。領頭的是黃埔四期步科第一團七連、二十三歲的蘇先駿，他是八月二十日帶著隊伍占領銅鼓的。

蘇先駿身上有一張中央介紹信，介紹由他負責將瀏陽、平江兩地農軍合成一支部隊，號稱湖南工農義勇軍第一路第四團隊。當時恰好賀龍的二十軍準備到南昌，派人到平江，指示將余資民的平江工農義勇軍和瀏陽的工農義勇軍合併編入二十軍，稱獨立團。

當蘇先駿與余資民七月十二日在平江長壽街見面時，兩人為誰當團長發生爭執。余資民資格老，賀龍的指示是給他的；蘇先駿有中央介紹信，又是黃埔出身，自視頗高。結果，因他們的爭執，竟拖延了十天，貽誤了參加南昌暴動的時間。

後來，在中共瀏陽縣書記潘心源的協調下，兩支隊伍暫時放下爭執，帶隊伍開進江西，驚慌扭扭地趕往南昌。八月五日走到永修縣涂家埠時，葉賀軍早已離昌，蘇余二人失望之餘，決定分道揚鑣。

余資民調頭回平江，半路遇到警衛團。

蘇先駿則想追趕葉賀部隊，因為此前他們走到武寧時，還收到葉賀軍匯來的兩千現大洋。蘇先駿決定繞道安義、奉新，再想辦法與二十軍會合。可八日到達奉新後，得到消息，葉賀已南下，無法聯繫上了。

隨蘇先駿部行動的潘心源提出去找湖南省委請示，他帶著兩個人離隊。走到安源後，潘心源不敢去長沙，而留在安源等待指示，與從長沙趕到萍鄉的毛澤東不期而遇，無意間促成了湘贛

邊秋暴。這是後話。

潘心源走後，蘇先駿把隊伍帶到銅鼓。派出幾路人馬四處偵察聯絡，其中一路是宋任窮（後為開國上將），他去南昌找江西省委請示；另一路去安源偵察，蘇先駿告訴去安源的人，必要時做隊伍殺回瀏陽的內應。正在這時，余灑度派一名叫伍中豪的黃埔四期學生找到了蘇先駿。

原來余灑度占領修水後，一直想擴大隊伍。當聽余賁民說起一千餘人的瀏陽工農義勇軍後，立刻想將這支由瀏陽縣團防總局和各區團防局整編而成的隊伍拉入警衛團，便派出與蘇先駿同學、黃埔四期第一團八連的伍中豪去說服。

蘇先駿是湖南瀏陽人，伍中豪是湖南耒陽人。共同的學歷、共同的鄉音使蘇先駿很快同意加入警衛團，並提出一起去廣東追葉賀部隊，但余灑度沒同意。

碰巧，江西省主席朱培德派人到修水收編當地武裝。此時，面臨北、東、南三面全是敵人的余灑度、蘇先駿也正為吃飯問題犯愁，因為糧餉籌措還不能打共產黨的旗號，否則恐立刻引來包圍打擊。要想光明正大收稅徵糧，就需要一個名分。他們決定將計就計，把警衛團與平江、瀏陽的隊伍合併成立江西省防軍暫編第一師。

這一改編，余灑度從代理團長變成了師長，余賁民近水樓台出任副師長，蘇先駿的人馬改編為第三團，他任團長，仍駐銅鼓。這時第三團加入了許多正規部隊和黃埔武漢分校的學生，實力大增。

因為余灑度的四處聯絡，引來了鄂南的一支農民武裝。這支誕生在湖北崇陽與通城的農民

自衛隊被夏斗寅的部隊「圍剿」；敗後由葉重開、羅榮桓率領，進入江西修水，這一百多人被改編為師屬特務連。羅榮桓任這個連的指導員，日後他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中唯一參加秋暴的人。

暫編第一師成立後，有近三千人、一千兩百枝槍，還有兩挺機槍。下旬，余灑度得到兩個信息：一是他的黃埔二期學生劉繼（基）宋從湖北通城轉來的中央兩湖暴動計畫，要他們等待時機參加暴動；二是盧德銘派人帶回一信，告知了八七會議情況，要求在原警衛團的基礎上擴編成一個師（這事余灑度已經先做了），並準備好參加秋暴的旗幟、領章、袖章、印章等。

余灑度馬上召集師部領導和一、三團營以上幹部，於八月二十二日在修水山口鎮的萬壽宮召開了統編會議，大家一致認為「軍事統一不可緩」。於是決定，對外稱省防軍暫編第一師，對內則稱「中國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因為在中央的《兩湖暴動計畫決議案》第七條中明確規定：「暴動組織……軍事方面，鄉村用農民革命軍，城市用工人革命軍……合稱工農革命軍。」與此同時，被余賈民打敗的邱國軒一直在平江修水邊界遊蕩，他也同意被余灑度收編，成為第一師第二團，卻因此埋下了禍根。

師部參謀處長陳樹華與參謀何長工、副官楊立三受命設計製作了一面軍旗：紅底，旗中央為白色紅角星，星內是黑色的鐮刀斧頭交叉圖案，在旗的左邊是一長條白底黑字：「中國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何長工後來說，設計中想起在法國留學時曾見過的蘇聯軍旗式樣。

八十多年後，人們已很難理解為什麼陳樹華等人在不經意間設計的軍旗，竟然蘊含了這支

軍隊的無產階級性質和黨指揮槍的建軍思想。它比一個多月後，毛澤東在三灣提出「支部建在連上」的政軍思想早了一個多月。

不管怎麼樣，在江西修水與銅鼓，已有一支具備相當實力的軍隊在等待秋暴。毛澤東是到達安源後，才從潘心源嘴裡知道這支隊伍的，比中共湖南省委早知道一週。就是這一週的時間差，一切都改變了。

安源：是贛湘兩省的分水嶺，亦是中國工人革命的策源地，被譽為「東方莫斯科」。這裡的萍鄉煤礦是中國第一個跨地區、跨行業的大型企業集團漢冶萍公司的產業，有一萬七千多工人。從一九二〇年起，毛澤東曾九次到過安源搞革命，自己的弟弟毛澤民還在安源發行過工人俱樂部股票。

最重要的一點，安源煤礦的工人大多是被毛澤東稱為「東方普魯士」的湖南人。所以雖然安源在江西境內，但它遠離南昌而鄰近湖南，這裡的黨組織一向由中共湖南省委管理。

此時，聚集在安源的武裝有：安源前警隊、爆破隊、糾察隊；醴陵農民自衛軍；衡山農軍；蓮花農軍；以及一個月前取得過永新暴動勝利的安福農民自衛軍和萍鄉農民自衛軍。這支武裝由三十歲左右的王興亞帶領，這是個謎一樣的人物，他與吉安寧岡的袁文才曾分任贛西（安福、永新、寧岡）農民自衛軍總指揮。安源的全部人馬加起來有一千五百多人，而且至少還能動員近千名安源工人，這些人基本是因「馬日事變」後聚集到安源尋求保護和待機的。

當毛澤東八月三十日在長沙看到中共安源市委送來的一個文件時，他長長地呼出了一口氣，機會終於出現了。

此前，省委已向醴陵、安源、瀏陽、平江等縣發出通知，要求盡快上報本地的農軍情況。大多地方沒有回音，而來自安源的這個彙報卻詳細報告了安源的武裝力量情況。

在毛澤東看來，那裡人不多，槍也不多，但很有代表性。尤其是他們由五個地方的農軍組成，加之對安源非常熟悉，他堅信如果他出現在安源，這支隊伍就可以在前委的掌握之中，所以毛澤東立刻建議召開省委常委會議。會議當天就在沈家大屋舉行。

會議的重點內容有兩個：土地綱領問題、秋暴問題。

第一個議題大家還有不同意見，夏明翰主張沒收一切土地，包括自耕農在內，實行土地國有；易禮容認為，還是要聽臨時中央的，如果沒收小地主的土地，他們勢必會與大地主團結。

毛澤東說：「如果要使秋暴得到全部農民的忠實擁護，就必須沒收全部地主的土地，推翻地主階級，消滅地主制度。我們的政策具體應該是：農民領導中農，拿住富農，整個推翻地主制度，這才是真正的土地革命。」

在土地革命問題上，毛澤東已不想再與中央和老毛子耍嘴皮子了，他著急的是暴動。在發言的最後，他對彭公達說：「土地革命的道理還是你親自去一次武漢，與他們繼續耍嘴皮子吧，我們要趕快討論秋暴的問題。」

於是會議進入了第二個議題：秋收暴動。

毛澤東堅持縮小範圍。根據安源的報告和已有的來自各處的財力，他說到：「我們現在的精力和經濟狀況，只能維持一個湘中秋暴。以長沙為中心，在湘潭、寧鄉、醴陵、瀏陽、平江、安源、岳州七縣同時暴動。」

毛澤東知道，此時湖南省委掌握的秋暴經費僅一萬元，是老毛子援助的，另外便是弟弟毛澤民在韶山籌集的部分銀元。這些經費根本不夠全省開花，必須捏緊拳頭，才可能成事。

毛澤東的意見除彭公達一人反對外，其他人都支持，彭公達只得又一次少數服從多數。會議很快形成決議，由彭公達親赴武漢中央口頭報告「秋暴計畫」，會議決定立刻組織由黨、團、工、農組織合併的行動委員會和前敵委員會，分別由易禮容、毛澤東任書記。

這次會議最重要的決定是建立「湖南工農革命軍第一師」，由毛澤東任師長，下轄六個團、一個特務營。當時，所有參加會議的人都不知道，在江西修水已有一個「第一師」，而且中央剛任命了盧德銘為湖南秋暴總指揮。

這一切對毛澤東來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必須立刻趕到安源去。只有這樣，他這個師長才可能有兵，才可能豎起暴動的旗幟，從而解決理論與實踐互動的難題。他清楚，所謂的六個團、一個特務營都是水中月、鏡中花，不過是停留在文字上的部隊。

會議一結束，彭公達告訴毛澤東：「馬耶爾派人來聯繫，說他也接到中央來信，約你我去談談。」

毛澤東立刻回絕：「莫理睬他。我不希望毛子下指導棋，他們根本不了解中國的實際情況。」彭公達無奈地搖搖頭，他雖然是中央任命的省委書記，但左右不了眼前的這位有權威的老鄉。

毛澤東告訴他：「我今晚就去安源，到了那裡再給你寫信。你去武昌，有什麼消息及時告訴我。」

彭公達點頭，習慣性地問：「你帶堂客去？」

毛澤東果斷地搖頭：「前途莫測，軍事冒險，我想請煥南兄找開慧談談。」

彭公達笑笑說：「也好。你這個堂客一直跟著你，要說服她，不容易呀。」

毛澤東若有所思。這幾年，妻子愈發的離不開他，要麼不讓他遠行，要麼帶著孩子跟隨。可這次去安源，生死未卜，不能也不允許帶上妻兒上戰場。他找到參加會談的謝覺哉，請他先找楊開慧談。

回到臥室，面對楊開慧那雙呆呆望著他的眼睛，輕聲問：「謝鬍子同你談了？」

楊開慧點點頭：「你一定要去？」

「霞姑，」毛澤東叫妻的小名：「情況你都了解了。」

楊開慧噙著淚水道：「什麼時候回來？我一天也不想離開你。」

毛澤東片刻無語，然後慢慢說：「我何曾不想帶你一起走，可是三個孩子都太小，你莫怪

我是個無情漢。」楊開慧又點點頭，小聲說：「你放心去吧。」

毛澤東見楊開慧同意了，忙把早想好的幾件事交代給她：「我今晚就走，你明天一早就回板倉。我建議，為了避開別人的耳目，三個孩子都暫時跟你姓；你在板倉只要聽到什麼風聲，就到親戚家避一避；要學會保護好自己；生活費我會想辦法寄來，如果一時難以寄回，你先向親戚朋友借，以後我一併還上。另外，一定要想辦法送孩子讀書……」

楊開慧愈聽愈害怕，從不囉嗦的丈夫如何會這般鄭重。她感到一陣無形的寒風向她襲來，不禁哭起來：「我要跟你去！你知道，我的生命就是為你而生的，假如你死了，我跟著你去死。」毛澤東微笑著拍拍妻子：「莫說喪氣話囉，我有十個夢，命大，不會有事的，我擔心的是你的安全呢。這個家，上有老的，下有小的，都要靠你呀！」

楊開慧小聲要求道：「那你明早走。」

「不行！」毛澤東堅決地說：「等秋暴成功了，我們很快就會見面的。」

楊開慧默然，目光中透著對丈夫的依戀，內心充滿了離別的痛苦。

此刻，這對革命夫妻都不會想到，此次分離竟是訣別。

三年後，儘管三個兒子改名為楊永福、楊永壽、楊永泰，但楊開慧還是被湖南軍閥何健抓住，因為毛澤東真的出名了，是讓國民黨頭痛的紅色山大王。他將武裝割據的思想變為行動，讓當權者們恐慌。楊開慧不死的條件只有一個，登報與毛澤東脫離關係，但她勇敢地拒絕了生的希望，並表示：死不足惜，惟願潤之革命早日成功。結果，這位大家閨秀為了愛情，也為了信仰，被綁

至長沙識字嶺槍決了。幸運的是，楊開慧至死也不知道毛澤東再婚了，她為自己的犧牲感到自豪。毛澤東在離開長沙的那一刻，也不知道再回故鄉需要花二十二年的時間。他更不知道，即將發生的一場暴動將改變他的一生，同時也將成為改變中國的原點。

參加這場暴動的所有人都不清楚暴動在組織上是非法的。中共臨時中央在審查了彭公達帶去的湖南秋收暴動計畫後，做出決定：否定湖南省委八月三十日計畫，命令湖南省仍執行中央八月二十三日對湖南秋暴的決議。

可這一切都來不及了，毛澤東已在八月三十日晚八時，化裝成一個火車司爐，悄悄上了從安源到長沙的一一次運煤列車。儘管不知道前途是否光明，但他知道，這次秋暴不是謀定而動，需要臨機行事。非常自信的毛澤東曾在長沙搞過十次小型罷工，九次取得勝利或半勝利，只失敗過一次。

他有著超級好運。這次秋暴，老毛子只給錢，而來不及派軍事顧問，並且沒有辦法保持通訊，毛澤東便可以完全按照中國人的舉事規則來運作。這時的毛澤東尚不知戰場是怎麼回事，卻絲毫沒有妨礙他去實現自己的革命理想。

車到株洲時，毛澤東等人臨時下車。他想，如果從安源發兵打長沙，必定要經過株洲，所以有必要察看一下。在株洲，他見到了已被任命為湖南工農革命軍第一師第四團團長朱少連和湘潭縣東一區區委書記陳永清；布置工作後，一行人又上車，朝著「東方莫斯科」安源前進。

此刻毛澤東口袋裡唯一殺手鐮是：中央同意調葉賀部隊兩個團參加秋暴的命令。儘管他知道這張條子已是張廢紙，但也可能在關鍵時刻用上，起碼可以鼓舞士氣。

這時，安源的諸位領頭人，正群龍無首地等待毛澤東的到來。

